黄典誠语言學论文集

黄典誠 著

逯宝题

门大学出版社

黄典誠语言學论文集

黄典诚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黄典诚教授　　1983年12月摄于鼓浪屿厦大宿舍

书籍设计　戚跃春
封面题签　饶宗颐

前言

黄典誠教授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於廈門大學執教數十年，春風化雨，桃李遍佈東南亞、中國大陸及港、澳、台。他早年師承語言學泰斗周辨明教授，潛心於教學與研究之中，在閩方言研究方面獨步學界，為國內高校第一批方言學研究的博士生導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黄典誠老師在閩南方言、詩經韻讀、中古音韻等研究上已有突出的貢獻。七十年代復出之後，其學術成就更上一層樓，在語言研究的诸多領域裡都作出傑出的貢獻，蜚聲海內外。他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體例獨創，實用性、科學性強，公認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典誠師對閩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均有精湛的研究。他闡明了閩語保存着許多上古、中古的詞語、語義的事實。他的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對方言研究者極具啟發性、引導性。日本學者盛讚他為“閩語研究的公認之權威”。

典誠師对漢語音韻（上古音、中古音）的研究亦成就卓越，尤其擅長于结合汉语方言材料研究音韵。他經過長期的考察和研究後提出：漢語音韻自上古到中古的發展，走了一條聲韻矛盾、輕重分合不平衡的軌道。這一創见被稱為“典誠律”或‘強弱輕重律’，並以此指導解決了一系列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

黄老師中壽辭世是中國語言學界的重大損失，而他的精闢論文集遲遲未能出版。海內外學者常向他在港學生詢問消

息，希望能早日見到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選集。廈門大學中文系、廈門大學出版社雖有意完成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卻因種種原因一直無法付梓。

歲月匆匆，典誠師離開我們亦已十年，明年將是他的九十冥誕之紀念。為了將典誠師的研究成果留存學界，在港的幾位校友萌發了出版先生的學術論文选集的想法，以表達我們對師長的懷念與敬意。幸獲典誠師的遺屬親友鼎力支持，其关门弟子葉寶奎博士擔任主編工作，終使這本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得以在典誠師執教終生的廈門大學出版，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同时應當感謝為本書出過一份力的所有同學、親友及同仁。

香港大学教授、著名國學大師、廈門大學名譽教授饒宗頤博士欣然為本書題簽，此亦包含了饒教授對典誠師的一份情誼，謹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旅港校友

潘禮美 陳家春 孫立川

識於癸未年五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前言 …… 潘礼美等
春风化雨忆周师 …… (1)
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 …… (6)
从《诗》音到《切韵》 …… (17)
从十九纽到四十一声 …… (30)
《切韵》性质的探讨 …… (34)
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律中发展 …… (47)
反切异文在音韵发展研究中的作用 …… (92)
轻清重浊的划分是等韵之学的滥觞 …… (108)
谈谈该死十三元 …… (122)
建瓯方言初探 …… (125)
闽南单音语典 …… (158)
闽语人字的本字 …… (192)
闽语作房屋解的“厝”字 …… (195)
闽语的特征 …… (201)
闽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残余 …… (208)
中古鼻音声母在闽音的反映 …… (227)
晋唐古语在泉州 …… (232)
《拍掌知音》说明 …… (246)
泉州《彙音妙悟》述评 …… (249)
漳州《十五音》述评 …… (263)

关于《渡江书十五音》的“本腔” …… (271)
试论福建方言拼音化的传统 …… (274)
普通话“打”字的读音 …… (290)
崇武语音特点 …… (292)
《诗经》中“日居月诸”的连读音变 …… (295)
浅谈《诗经》的词汇和语法 …… (297)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 …… (301)
《诗·国风》“彼其之子”试释 …… (305)
释“紧” …… (311)
转注抉原 …… (313)

附录

（1） 黄典诚生平年表 …… (320)
（2） 黄典诚教授论著目录 …… (323)

春风化雨忆周师

道德文章何处寻，　　师门受惠至于今。
彦伦言韵思邯堡，　　元任偕游噪竹林。
横写定型如汉字，　　半规钥笔似西音。
年来时有周公梦，　　犹是谆谆一片心。

公元一九三三年秋季，我进入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有同乡同学指点我，你在注册的时候要小心。你们文学院长是个驰名国内外的语言学专家，很喜欢根据学生的发音判断学生的乡贯。有时候还会用你的方音向你问这问那，你得做个准备。到时候，我怀着一种畏怯的心情，走进院长办公室，向着西装笔挺端坐其中的院长鞠了一躬，呈上选课表。我说：

“Qǐng Zhōu yuànzhǎng qiānzì!”

“Nǐ shì Běipíngrén?”

“Búshì. Wǒ shì Zhāngzhōurén.”

“Zhāngzhōurén? Daī guò Běipíng jǐ-nián?”

“Zhōu yuànzhǎng, wǒ méi zài Běipíng dāi guò.”

“Děng shàngle kè, dào Hānbǎo wǒ jiā tántan.”

上课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上“邯堡”[①]拜谒了他。他和师母（朱秀峦）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刚从内地出来的土头土脑的新生。他问我既然没呆过北平，这一口北平音是从哪儿学来的？我敬谨回答了一个大略的经过：小学时代跟了一个毕业于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的老师（郑黄文）学，后来上了旧制师范，又遇上一个原籍北平的国音老师（陶锡斌）。他闻言点头，情深意重地指示我：“你很有语音基础，以后就专攻语言吧！”

一年后，周老师邀我住进了他的“邯堡”，课余当了公子颙西的家庭教师，并帮刚从伦敦回国的英文教授李庆云（Ather Lee）补习汉语。“邯堡”是一座

① “邯堡”是老师在厦大校园中自建的一座小楼房，用以纪念其母校德国邯堡（今通译为“汉堡”）大学。厦大的“邯堡”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炮火所毁。

小洋楼，地处镇北关口，依山面海，景色极佳，堡的四周，砌有象征性的雉堞，雉堞之内，有个可供散步的草坪。远望太武[①]，塔影依稀；极目担外[②]，风帆明灭。

我给顒西授课就在老师的书房里，四壁图书，窗明几净，至此，我不能不有范希文“心旷神怡”之感了。但是线装精装，中文外文，一橱又一橱，真是浩如烟海，何时才能读得了这么多的专业书籍呢？学海无涯：我这一叶扁舟，将何以“驾言出游”[③]呢？

我从当时的《厦门大学入学手册》中看到周老师的简历是：周辨明，字忭民，福建省惠安县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学士（毕业考试第一名），清华大学英文教师，英国伦敦东方语言学院讲师，德国汉堡大学文学博士，陈嘉庚讲座教授[④]。

后来更从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里获悉周老师是“数人会”的成员。“数人会”成员只有七个，所以有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七人，除周老师之外，尚有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半农。他们这七个人是国语罗马字的始创者。在国语罗马字拟订前三年，周老师先已有一本《中华音声字制》问世了。

在厦门大学的教学工作中，周先生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英语教学上，他善于引进先进的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法。英语语法他采用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的三品说，教学法则试用了刚刚引进来的直接法。因此周先生尽管是文学博士，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却很少开设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课程。记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他才抽空开了一门选修课《厦语语音学》，教材就是他在德国邯堡大学的博士论文《厦语音韵声调之构造与性质》和《厦语声调实验录》。他用闽南方言为实例讲解了历史比较法。他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教授虽有深交，但不满意于高的机械的拟音法。他常说，现在的汉语诸方言中，音韵最接近《切韵》系统的是闽南方言。由于他的谆谆善诱，我终于选定《闽南十五音研究》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毕业于厦门大学语文系。其时正当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之际，芦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而揭开了。为了

① 太武，全称南太武，在今龙海县港尾公社。太武峰巅的古塔，也已毁于日军的炮火。

② 担外，指厦门港口大担二担小岛以外的大海。

③ “驾言出游”句见《诗经·邶风·泉水》。

④ 陈嘉庚讲座教授，是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设以纪念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其职甚高，其薪独厚。

避免日机日舰的骚扰，国立厦门大学内迁至福建西部的长汀县。那时候，周老师以学校“元老”出任教务长，每周授英、德、法诸国语文课多达十六小时，工作忙不过来，乃建议校长聘我为语文系助教兼教务处襄理。从此师生朝夕相处。一有时间，他就继续对我耳提面授，什么方言调查，文白对应，本调变调，本字借字，远近亲疏等等，无所不谈。在学生时代，我只跟他学过一门选修的语言课；但是在七闽僻壤八年抗战中，我却增进了很多又有系统又较深入的语言基础知识。后来，我们在一个时期里，利用每天下午的时间，师生二人共聚在长汀城里的北山底下“中诚楼”上，先讨论、后执笔，日积月累，终于写成了这本《语言学概要》。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信而有征，行之生效的原理原则。周老师在语言研究上，引导我眼睛要向前面看。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万国通语论》，正是对于大同世界如花似锦的未来语言从各方面推测其种种可能的模式。《在迈进中的中国罗马字》一文中，他对我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式提出“通性方言际拼音”的建议。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老师奉命先回厦门主持学校复员的工作，让一九四五年新招的学生在厦门鼓浪屿八卦楼上课。全校迁回厦门之后，复员办事处易名为新生院，他承担了院长的职务（文学院院长照兼）。从此他卷入行政事务工作中。那时他已年过半百了，但还抽时间自修荷兰文。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在抗战前夕已特约他写本《语音学》，到这时，他约我为助手，准备动笔了。忽然中英协会约他去伦敦剑桥大学讲学，他只好放下原计划出洋去了。后来听当时在英国伦敦留学的郑朝宗先生说，英国大学生反映周先生的英语说得比伦敦人还标准。

周老师讲学完毕，返回到新加坡，为厦大毕业校友所挽留，先与陈嘉庚先生同寓怡和轩，后乃迁居“香港花园”。当他出国讲学前夕，我们夫妇俩为他饯别，原想暂时分离，会当再见。不想一去三十余年，现在他已经是九十有二的高龄了，而我这个小学生也年近古稀了。

周老师在从事语言科学研究活动的七十年中，精力所贯注的中心命题为汉语拼音化和汉字索引法的研究。

他对于汉语拼音化是坚定不移，七十年如一日的。他认为汉语拼音化必须采用二十六个字母，同时他主张汉语拼音不能排除声调的标出，而声调的标出又必须采用字母标调法，以解决电报打字排印乃至电脑信息输入的困难。他的通性方言际的拼音，是设想使拼音文字绝对定型而能收到和汉字一样的

见形识义的功效。直到最近，他还发表《竹林标调法》以重申其主张。

他的汉字索引法——半周钥笔法，是很有创新精神的索引法。他认为，西文索引法之所以不成问题，是由 abcdef 等已成为历史的传统，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现在要使汉字的索引也象西文那样简单，必须让汉字基本笔画（他称之为解字的钥笔）也有个可以理喻的顺序，因此他利用钟表长短针在半圆形内的推进趋势，定下十种钥笔次序如右，解字的次序是“自右而左，按高而下”。如“语言”两字，“言”的首钥笔“、”是 0 在前，而“语”的首钥笔“一”是 1，一定在 0 之后。又如“言”与“音”两字同是“亠”头，可不计。但“言”字是“亠下一画”属 1，而“音”字是“亠下丷”属 8，故“言”在前而“音”在后。余类推。

目前在国外，语言学说日新月异，流派极多，大有目不暇给之概。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会议上，有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目前那些翻云覆雨的新学说，往往只能迷人一时，不堪经久考验，国内学者请不要为其奇谈怪论而眩惑。难怪国内某些老专家要写信向北京语言学院《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建议为周先生题名立传；又有前辈学者当年看过我们在战争烽火中排印的这本《语言学概要》小册子，还留有深刻的印象，还鼓励我们找机会重版。

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凋零殆尽了，周老师是“竹林七贤”中硕果仅存的皤然一老了。他对于祖国语言学界的一切活动，一向十分重视：一九八 O 年十月全国语言学会成立于武汉，他给吕叔湘先生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一九八一年七月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于哈尔滨，他又向倪海曙同志发来充满激情的贺电。

周老师非常系念桑梓，关心祖国，十年动乱之后，很想回国看看，可惜上了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怕长途跋涉受不了，终于回不成。

听说他老人家现在不能出门了，但仍然昼夜孜孜不倦地钻研本行业。师生阔别三十多年了，自己在语言科学研究范围内还有很多疑莫能决的难题要向他老人家请教，但是海天远隔，相去万里，要是能有个见面的机会不很好吗？写到这里忽接其幼子颖南自海外来信，内云：“母亲逝世四个月了，父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因乏人照顾，寝食难安，恐怕也不会很长久了！”至此，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真已不知所云了！

1983-08-30 于鼓浪屿鹿礁寓庐

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新加坡周颙西电报：“父亲四月廿八日去世，谨讣。”捧电涕泣，怅望南天，告别无从。谨以此书之出版，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1984-10-18 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探讨

一

下面是一张目前较易看到的汉语上古韵表：

	阴　　声	入　　声	阳　　声
1	之 [ə]	职 [ək]	蒸 [əŋ]
2	幽 [əu]	觉 [əuk]	
3	宵 [au]	药 [auk]	
4	侯 [o]	屋 [ok]	东 [oŋ]
5	鱼 [a]	铎 [ak]	阳 [aŋ]
6	支 [e]	锡 [ek]	青 [eŋ]
7	脂 [ei]	质 [et]	真 [en]
8	微 [əi]	物 [ət]	文 [ən]
9	歌 [ai]	月 [at]	寒 [an]
10		缉 [əp]	侵 [əm]
11		叶 [ap]	谈 [am]

（见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61—63页）

上表中的拟音，就其韵腹主元音而言，只有 [a、e、o、ə] 四个。值得注意的是如所拟测，上古汉语的韵腹竟然独缺高元音 [i/u]。在上表，[i/u] 只出现于韵尾，不存在于韵腹。[i/u] 是人类发音器官容易发出的元音，世界各国语言的语音系统里和汉语普通话标准音及其各个方言乃至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声韵系统里都有它们的地位，为什么上古汉语对此独缺不具呢？

如此异乎寻常的情况，不能不令人生疑：这到底是订之未审呢？还是事实上真的没有？我们这篇短论就是为探讨这一问题而写的。

二

历史上的古音学家大抵认为上古汉语和后代官音一样，是 [i/u] 并存的。如明代写《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的陈第，就明确说过："母"必读"米"，"福"必读"偪"，读"邱"为"欺"，读"求"为"其"；又"家"、"姑"读也，"瓜"、"孤"读也。可见，陈第对于下面两组字是分别读为 [i] 或 [u] 的。

[i]				[u]	
母	福	邱	裘	家	瓜
ᶜmi	piᵢ	₋kʻi	₋gi	₋ku	₋ku

从承认上古汉语有 [i/u] 两个高元音的存在这一点来说，陈第无疑是正确的。但自拿明代的 [i/u] 韵当作上古的 [i/u] 音读这一点来说，陈第分明又是搞错了的。

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正是继承了陈第的学说，遂致错误地认为上古汉语有 [u] 无 [a]，说什么"凡麻 [a] 一韵大抵自西音"来。今人认为上古汉语有 [a] 音，他们和陈第恰有相反的看法，他们是主张"姑"、"家" [ka] 读也，"孤"、"瓜" [kua] 读也的。今人既以今之 [u] 读为古之 [a]，又不去稽考上古之 [u] 究竟存在于哪一类字，于是上古韵表中失掉了 [u] 音应有的地位了。古人认为上古汉语没有低元音 [a] 和今人认为上古汉语没有高元音 [i/u] 都是各走极端，似乎都不符合于上古汉语语音的实际。

为什么今人会认为上古汉语没有高元音 [i/u] 呢？这是由定"之"部为 [ə] 推得的结果。原来前人研究上古汉语的分韵，曾创立为"对转"和"旁转"的学说。这种学说的创立，有助于各韵之间的类别的建立和次序的排列。例如"之一职一蒸"三部为什么会合成一类？这是由如下的谐声关系看出来的：

之部 职部 蒸部

时 特 等

这样的关系，就是所谓“对转”。至于“旁转”，自“之”部出发，还有“之”/“幽”、“之”/“微”、“蒸”/“侵”几种类型。“之”/“幽”关系之密，可由上古“之”部一部分字到中古改隶于“尤”韵一点看出来。这部分字是：尤訧郵丘牛又右友有侑洧鲔旧久玖裘等。“之”/“微”的密切关系则由中古《切韵》“咍”/“灰”两韵基本以开合成对（《平水韵》干脆合为一韵，即上平声十“灰”）一点看出来。原来中古“咍”韵在上古属“之”部，而中古“灰”韵在上古则属“微”部。

“之”与“蒸”对转，“蒸”与“侵”旁转，在《诗经》里，出现通叶的现象。例如《秦风·小戎》：“伐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鍭膺、交韔二弓、竹用绲縢，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膺、弓、縢、兴：“蒸”部；音：侵部。今通叶）

而“侵”与“缉”对转，如：针、“侵”部；汁、“缉”部。

简明介绍上古“之”部的对转、旁转的关系之后，即知今人既拟“之”为[ə]，则凡与“之”有关的各部自当分别拟为：

之 ə	职 ək	蒸 əŋ
微 əi	物 ət	文 ən
幽 əu	觉 əuk	
	缉 əp	侵 əm

上举各部里有的本来很有读[i]，有的本来很有读[u]的可能，现在一律拟订其主元音为[ə]，因而高元音[i/u]在上古汉语的韵表里就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了。

三

要替上古汉语寻找遗失的高元音[i/u]，正本清源，实有重新考虑“之”部拟音的必要。关于“之”音的拟测，必须能完满解释下面两个问题：

a、“之”与“支/脂”三部读音何以截然不同，后代何以混而不分？

b 、为什么上古“之”部部分字到中古会跑到“尤”韵里去，而“支/脂”两部却没有这样的现象？

关于 a ——这是一个有名的古音学的问题。当初顾炎武著《古音表》，分古韵为十部，其第二部就是包括“脂、支、之”在内的 [i] 韵。这一韵到了江永的《古韵标准》的十三部里，基本保留。后来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十七部，才根据《三百篇》用韵的实际，把“支/脂/之”分为三部：第一部“之”，第十五部“脂”，第十六部“支”。段玉裁“支/脂/之”分为三崭新的学说一提出来，因为证据确凿，很快就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如戴震（东原）对它就有这样较高的评价：“千百余年莫之或审者，一旦理解，按诸《三百篇》划然，岂非稽古大快事欤”！（见《六书音均表序》）尽管“支/脂/之”古分为三之说学术界给予公认了，但是到底怎么个分法，段氏自己说不来，别人也未能替他道个所以然。直到晚年，段氏还写信给一个少年古音学家江有诰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原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尽管江有诰被认为沉潜好学，但对于段氏临年渴望解答的问题，竟然不能为力，未予解答。等了三年，段氏竟然抱恨而终了。

关于 b ——问题的提出也还是始自段玉裁的。他在《六书音均表 · 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分用说》里写道：“古七‘之’字多转入于‘尤’韵中，而五‘支’六‘脂’则无有：此三部分别之大概也。”1775年10月段氏写信与戴东原，也提到：“‘之咍’音与‘萧尤’近，亦与‘蒸’近，‘脂微齐皆灰’音与‘谆文元寒’近；‘支佳’与‘歌戈’近；实韵理分劈之大耑”。段氏虽已窥见门墙，竟未登堂入室，实在太可惜了！

关于“之”音的拟测，自瑞典高本汉的《诗经研究》《汉语词族》到陆志韦的《古音说略》与《诗韵谱》、董同龢的《上古音表稿》、王力的《汉语史稿》等大抵都订之为半高央元音 [ə] 。

1930年2月林语堂作《支脂之三部古读考》主张“之”部古读 ü [y]（原注：今官话“于”“居”“玉”之元音）。

1936年10月杨树达作《之部古韵证》，开宗明义就说：“古韵之学始自明三山陈氏季立，其于古‘之咍’部字，皆读同‘支’部之音，顾（炎武）、江（永）二氏承之，因而不革。金坛段氏（玉裁）首明‘之脂支’三部有分，而不能别其音读。曲阜孔氏（广森）深服其义，而于‘之’部音读，云友古读若矣，疚古读若记：犹陈氏说也。近定海黄氏以周撰《礼书通诂》谓当以

该、台、才、采为古音，始正‘之’部之读。余杭章氏（太炎）撰《二十三部音准》承而用之。顾二家引而未发，于误读之字未遑一一纠举，始学不免致误。爰取今之误读五十余文，为明其正读。或求之于经传异文，或稽之于许书声类。至若父本音爸，子原读崽；呜呼之为阿哈、噫嘻之为埃海；或名伦属，或表嗞嗟。十口相传，万祀不易。以今证古，奄若合符：固知离析言文，未为通识尔”。杨氏又说：“窃疑古读‘之’部之韵，盖以哑［a-］始，以衣［-i］终”。这是说，“之”部古读为［ai］了。

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之”部不论读［ə］读［y］或读［ai］，都不能妥善地解答上揭a、b两个问题。简要说来，若读“之”为［ə］，则［i/u］两音必为其所掩（详见前面论说），若读“之”为撮口的［y］，不能解释下列这些属于上古“之”部的虚词的发音。

《诗·周南·卷耳》：“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诗·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诗·周南·草虫》：“亦既见止，亦既觏止。”

《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齐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予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诗·齐风·著》：“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因为用撮口的［y］音为语助词，在汉语及其方言还未得见其有先例。

要是承认“之”读［ai］音，那末本部一些字后来怎有可能一部分突变为［iou］呢？由 ai —— iu ，是音理所难允许的吧。

四

上古“之”部既然不可能是［ə］［y］［ai］，那么，该订它读什么才好呢？经过我们比较研究，认为还是订它为［ɯ］好。这个［ɯ］是高后平唇元音。前进一步就是［i］，把唇一圆就是［u］，［i－ɯ－u］同是高元音，彼此之间，容易转化。福建闽南泉州、漳州、厦门三地的方音，就恰有如此转化的现象，请看“鱼”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